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舉人臣黄煒

龜山集卷十五

宋 楊時 撰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汙吏檮杌嵬瑣之人賢妃淑女艶妻嬖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葢不可勝記焉然歴世綿逺編脱簡去其存而畧可知者亦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經傳旁貫諸

 

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為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之人智愚賢否儔列等降若親覿焉斯亦難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没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焉揚雄之太元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

者亦以斯文為巳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稱王葢貶絶之罪也後之論通者亦然予以謂為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審其是而巳又奚以名為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據極八十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歷之紀無不備具其閎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

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志策命誥詔贊議誡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於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賢愚善

否不容相淆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亦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横之士始相與乘時射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剛柔緩急喜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揺吻動喙卒取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恥之行矣漢初剗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足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宏麗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

律熙寧更新法度登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間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司眩於銓擇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觀前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在郡國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祝與衛士祝宰樂人皆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或非之異

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歆之論博而篤其是非安在幸詳明之

羿天下之善射也而弓撥矢鉤則雖羿不能取中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脫馬疲則雖造父不能以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有利勢其能為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武之為君后稷周召之為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豈不易歟孔子稱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不可多得而後

可以為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太平其佐命之臣則有若蕭曹而已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兹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亦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而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歟然漢唐之治號稱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者抑亦兹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稷之烈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

未盡歟然是數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不易之道也熈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寛民之財免役以寛民之力立市易以權僨賄之阜通使兼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無有所事其施設之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閭羡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有受其弊者其

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未盡與主上鋭意於為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謂善矣然抑無幷振窮之寛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乎將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説也幸悉陳之以俟采擇焉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史氏謂深圖遠算將有以焉其説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綱條大小罔

不畀舉善善惡惡因實稱情而輕重長短各中權度無錙銖分毫之差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絶漢興六藝殘缺葢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為三家雖異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産自戰

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為盜此其常也國家興利修廢務以保民為心獨能無意於此乎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幸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鋭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人材為務其有不在於兹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忠信之道

徽華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恥而敦進取
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代教學之法
以漸摩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博古之君子幸詳
言之毋隱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髙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
洳陂澤無髙山大陵以為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
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為平流不見涯涘昔人
有支為九河以疏瀹之者而後水之為患消荆人利之

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為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劇而今歲為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為先務苟可以除民患者亦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詳言之將以告於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兹土師出

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楊以趨敵也缺舌之酋係頸束手為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戍役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諸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亦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来訓明經術以風多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

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慮不知所止而欲應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可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孟子言禹稷顔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邈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饑之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内外之不相及也而

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之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陋巷之樂自漢唐以來往往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脩所以廸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産自戰國以来尚矣民無常産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贍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為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紛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説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古

令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之寡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而上至於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令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王未嘗以餼廪為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為厲令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官為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

其說也章著于篇

太極函三為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為度其籥為量其重為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曰律為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也周衰更秦反古是令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為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度下無以立民信

而禮樂亦或幾乎熄矣可勝悼哉國家審法度修廢官
凡先王為治之具葢無不舉矣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
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
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龜山集卷十五

龜山集卷十六

宋 楊時 撰

書一

見明道先生

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單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

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敝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篤説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

世者概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歎其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其一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言安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然不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為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

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

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别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秋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户遂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不能

自己誦習之餘每妄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儻因暇時一賜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稱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

毋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加之則段之强可知矣段之强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歷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

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
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夫宋督
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伯
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為
内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
之異辭内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
命葢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五命之類是
也齊衛適國莫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

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葢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葢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畧賜疏示乃至願也澰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絶之幸甚

寄伊川先生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顔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

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本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葢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

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横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横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藴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何如

伊川答論西銘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覽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 答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某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於無愛非謂西

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葢指仁義為說

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無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奥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修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玆為恨耳

與楊仲遠其一

錄所患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寛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

息陰休迹而遇清風也幸甚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台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禄如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失

其二

近日不審為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

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葢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伥伥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為後生豪俊之所惘笑而乃過為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槁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一者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

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為衛君其言正為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為去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烏得以此為求仁之效哉是猶未免以迹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賾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致矣正蒙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

為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更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更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其四

寄示襍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揚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考之告

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雖多事亦時得開卷閱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迫書不能究

其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

五十而後知耶葢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横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為城下之盟况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

為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為幸先生書錄去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寛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温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潁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絶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

遂默默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潁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為别倐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絶傾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其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别不嗇為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説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顧加好焉則異日所進未易量也其諸况如昨差足為幸未間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欵承談論中懷歆然每以為

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沈下僚不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蜕囂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有間矣此固哲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二篇輒浼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龜山集卷十六

龜山集卷十七

宋 楊時 撰

書二

與鄒堯叟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畤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涼起居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乎詩書之

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冐聲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為國自壽

與林志寧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顧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

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説眩瞀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懐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

茍止且甚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

立黨尙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亦紛紛譊譊也葢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况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

某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忝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葢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

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

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佛法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

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

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人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愽物洽聞其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説既已

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别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劒汀邵武之民多計産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為之恬不知怪其甞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

吉甫觧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説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葢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觧矣吾郡吾邑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仁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烏鳶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

顙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涖事間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晝為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予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

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由得接教諭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欵奉徒深歎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幸幸好德云

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年以
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
矣

荅吳仲敢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道
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為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鄙意
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為無所屈嘗面講之
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義而屈身

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於孔子乎孟子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孟子為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為孟子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虚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則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虚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舍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

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𣅜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志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有可以和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韋子

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而仲
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
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絶歟夫原壤登
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
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
其甚至於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
之頑民亦非素教不閑周繼之而廢肉刑豈武王周公
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

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騘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葢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葢亦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

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令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也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况飲酒乎飲酒且不可況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沈酗于酒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沈湎則酒之流獘遂至於亡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為人君猶以飲酒為大惡況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為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羣飲者豈相

遠哉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為急而後世以為緩者率多此類也仲敢之學發明聖賢大㫖極多固非淺識者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出所有以為質庶同趨於是而後止其之所見者如此仲敢試以為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皂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為别踰月不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前輩

每辱眷遇進之為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兹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惛懦之心思自奮勵鋭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不可彊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己之有挹公之餘以相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

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要同歸於仁而止苟如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

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逺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閒静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頼朋游共學左右提掖相進於此道

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益
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間惟力學
愼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
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
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
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

之學析爲一致天下泯然莫以爲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是者則行狀之傳葢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等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

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修其一 名袞仲寛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奬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况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亦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

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浼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某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累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湼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淄磷

歟從遊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耒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悲悚所謂君子之為貧益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其竊謂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

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
儈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强其力之所
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
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
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
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墦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
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前書捐為祿仕者
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

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

龜山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舉人臣黄煒

龜山集卷十八

宋　楊時　撰

書三

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為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志於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

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葢寡矣况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為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夫婦乎

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别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説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

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為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

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内則貽吾親之憂外則干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

謝程漕愽文

某闔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

誤辱一言之譽欲名冝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冐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舄復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進瘝曠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涜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薈衝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冝無

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並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益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瓌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逖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教大並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

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益自謂能窺天人之奥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訕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絶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

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録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涴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與翁子静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雍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静聖任為稱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

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靜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為之説耶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顔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顔淵之可以為禹

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為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答李杭

良佐足下恭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

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絶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葢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僬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蹴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

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堯舜者亦力於為善而已顔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論顔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

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道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將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後者有後

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爲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

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跖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為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載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

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脣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

變間不容髪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闗天下之諸侯欲為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戸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縲絏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懐濟時之志則以

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輻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絶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絶俗視天下治亂愍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

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墜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寛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衰歛為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寛厚以自媚於上者

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憸斁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眞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玆使節按臨某也實為部吏幸得摳衣斂板朝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疎遬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

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悚之至

寄毛憲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禦或恐使旆當有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為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亦非小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媟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

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豕突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為不少矣然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為奸非一日也必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

蹇免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更顧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主而不為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贊高明然自以為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浼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

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茍升合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歉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方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為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柬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竊傾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

詢謀傅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為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盛德無容如此某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亦庶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寮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哉疑而匿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某私竊識之近承州符錄準使命應舊係代名人役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

不能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請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雇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然每有踰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役矣而彼自顧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推之人情萬無此也夫募役者亦豈有他意哉為利而來耳既不與之直則誰復顧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也使代名者不顧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强之强之雖從而責乏者無資

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自有明文特為鄉差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亦自有妨幸加明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審處之莫大之幸也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五之法益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户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

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藉此為說耳故朝廷更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葢亦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為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數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七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法言

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才五十餘千耳其為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其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蓍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為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其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葢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户齊民之間裋褐不完食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

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茍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閻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閭民吏肅清不敢為奸某私竊自幸以為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

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為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牆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請教之資耳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贄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道其次為禮其下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仁此為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為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為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

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為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亦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益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奔走車塵轍迹之間得聞謦欬之音粹面盎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涖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户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夙昔為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

輒書所志冐進于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墻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稱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龜山集卷十八

龜山集卷十九

宋　楊時　撰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爲别滋久瞻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吕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安差足爲

慰彭城古郡僻寂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幹司有庫務無局之多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稱養拙也在鄙心爲可悔恨者特去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爲道自重

其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幸有魚稻鶏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

之差爲便耳太守王大夫寛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幸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懐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後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羨耳志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髙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足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三

某窮居習閙久矣乍爾涖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

勉亦不敢苟且自隨事有間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西求亦無及矣公宜亮之固不敢嘿嘿亦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彊聒為恥也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四

主上睿聖方進退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丕績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疎愚無以奉承耳學中長貳為誰近不聞報蘇李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游守太學博士得此書即求補外蓋紹聖改元也

其五

易傳後序顯道為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

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叙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其初亦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

何

其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為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寖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閒居無事可更博為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俟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為

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

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緼其之所知葢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眄之私故輒自竭惟寛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嵒之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
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為善惡之分亦恐未可也
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葢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修身則
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其以為
誠者合内外之道成己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
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修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
與仁違乎顔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

此顔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葢救世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顔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顔子也又曰顔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為馬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為

有以梏亡之則夜氣亦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為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某不敢自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答陳瑩中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與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觧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剖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挾

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其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憫其為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葢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横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葢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顔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

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髪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顔淵閉戸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顔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様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戸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様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顧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

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顔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

其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竊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兑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

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玄葢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歴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藴翫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

能洞見之矣頋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温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賛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深未諭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賛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奥使蔽陋者

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
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
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為文也白賁受色
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惟無色為能賁
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
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則
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顔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益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氷矣而卒乎堅氷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氷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顔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姤五變而為剝坤一變而為復五變而為夬

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氷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

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剥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剥之所以成象也觀剥之象則知所以治剥矣故曰順而止之觀

彖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而况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剥言之者葢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剥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况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剥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

故荑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况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絶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輙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何如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其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

先生游者皆略識之亦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賾存焉豈人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為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位與數相為異

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更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羲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為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闔其門而拒其出

者文王闡之康節闕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為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讀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踦羸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惟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歷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為書則欲自成一家初無意

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之為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為九又三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贊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世之治歷者守成法而已非知

歷也自漢迄今歷法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歷理而能創法也求玄於歷理之內亦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見教近得溫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賾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雖論語亦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疑不輕以為信真善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為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溫公之學與論語孟子書其遠近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溫公自孔子而下獨

揚雄爲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必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温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爲知道而於雄書亦未盡信也夫衆言殽亂折諸聖自漢田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説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某嘗用是學易以爲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説而謹守之其未言而

不見其兆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為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夫孟揚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也李劉亦來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

信者如此則後之視今又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已於疑信尤當慎擇也然某於雄昔嘗疑之重蒙誨諭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晤一決蔽蒙東望徒增惓耳

其五

惡詩非敢自附於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强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

恐聞者以為失言使老拙者重為世所訕笑繼此幸削去至懇

其六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亦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

謂黽以道　無由展奉一晝區區

其七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來貺益用懋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翶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翶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

已哀矣而未有聞焉葢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祿未能從黒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為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葢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説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昔未

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瞀學者方自以為得惡足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柬以二門謂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龜山集卷十九